

歷
史
與
空
間

■文：王兆貴

小蜥蜴引起的大風波



■當今世界崇尚言論自由，有陰謀製造者，就有陰謀粉碎者。

■網上圖片

當我發現寵物店裡竟有蜥蜴出售時，多少有些大驚小怪。因為這種被稱為「四腳蛇」的小東西，讓人看着不舒服，北方話說人，南京方言叫臆症。牠還有個本家叫壁虎，模樣相像，食性相同，喜歡伸出舌頭捉飛蟲吃，且都有斷尾逃生的本事。奇怪的是，其尾巴齊整整斷開後不滴血，還能蹣跚曲動。當你的注意力被抖動不已的斷尾吸引時，小東西便一溜煙地逃走了。蜥蜴與壁虎的區別在於，一個膚色像黃沙，爬行於野地；一個膚色像黛瓦，蟄伏於牆壁。

據資料介紹說，蜥蜴和壁虎的歷史可追溯到恐龍時代，比人類的歷史久遠得多。中國古代將這類動物稱為「蜥蜴」、「守宮」、「石龍子」等，本草類古籍則把牠列入藥材。在中國嶺南有些地方，還有把石龍子用作食材的民俗。這在不習慣的人聽來不免作嘔，而在習慣了的人群中卻是美味。在民間，最神奇的說法莫過於「守宮砂」了。據晉朝《博物志》記載，用定量的硃砂餵養蜥蜴或壁虎，待其通體變赤後搗成爛泥，再點到少女手臂上，生成人工硃砂痣。據說，這是東方朔向漢武帝進獻的秘方，為的是檢驗選進後宮的女子，並可防止宮女犯戒。後來，「守宮砂」在民間也流傳開來，以至傳奇故事、武俠小說也藉「守宮砂」說事。在不久前播出的電視劇《武則天》中，就有點染「守宮砂」的鏡頭。其實，這不過是封建時代用來警誡女子的說辭，純屬以訛傳訛的無稽之談。

有學者研究稱，《易經》的「易」源於「蜴」，取其善變之意。在金文中，易字的象形猶如蜥蜴。顧頡剛先生因說過「大禹」的「禹」大約是蜥蜴之類的話，曾遭到過魯迅的強烈抨擊。可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還真有人見過「蜥蜴人」。據說，這種半人半獸的怪物，身高達2米，兩眼發紅，身披綠甲，每隻手掌僅有3根指頭，直立行走，力氣特別大，能輕易掀翻汽車，跑起來比汽車還快，時速可達65公里，而且像武俠小說中的「水上飄」一樣，在水上行走如飛，人們無法抓住牠。有許多人據此推測，這可能就是爬上岸的海底人。

更為離奇的是，有位叫大衛·艾克的英國陰謀論者，發布了一段名為《來自非洲的科瑞多·穆特瓦》的視頻，以訪談錄的形式，試圖證明他所發現的來自外星的爬行類種族（或稱「龍與飛蛇」、「蜥蜴人」）及其代理人，從上古開始，就一直操控著地球，已達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之久。並斷言，人類過去、現在和未來都不是地球的主人。這種毫無科學根據的推理和臆斷，企圖讓人們相信自己生活在不可知或莫須有的恐怖之中，就如同「世界末日論」一樣荒誕無稽。為什麼在1988年之後，再也沒有出現類似的目擊傳聞了呢？大概是因為「蜥蜴人」之說過於詭異，沒人相信了吧。

什麼是「陰謀論」呢？維基百科的解釋是：「陰謀論通常是指對歷史或當代事件作出特別解釋的說法，通常暗指事件的公開解釋為故意欺騙，而背後有集團操縱事態的發展及結果，以達到該集團損人利己的目的。」「損人利己」、「故意欺騙」、「合謀操縱」是陰謀論的三個基本特點，必須同時滿足這三個條件，才能算是一個陰謀論觀點。陰謀論往往缺乏證據，但又很難證偽。邏輯上，任何一件自然發生的事件，事後都可以被描繪成事先策劃的。正像馬伯庸先生在《風起隴西》一書中說的那樣，「歷史上每一件事都有一個內幕，如果沒有，那麼就製造一個出來」。難怪有人說，如果上古文明毀於「蜥蜴人」，那麼孔子就是典型的「蜥蜴人」，是他把春秋之前的歷史真相給擦除了，代之而起的是儒家思想統治中國。

偏好陰謀論的人，大多有反主流情結。他們總想顯示自己的價值取向與眾不同。倘若多數人擁護的事我也擁護，多數人反對的事我也反對，似乎就不是新新人類了。信奉大衛·艾克的人，並不認為他的言論是對現實的科幻演繹，也不認為他的神秘解釋是子虛烏有，而是相信他的言論代表洞察世界黑幕的新視野，也是非主流意識形態的新覺醒。有些出版商和媒體人為了一己私利，而去主動迎合這些不明就裡、躁動不安的人的反主流情結，專一出版和刊發那些曝內幕、揭秘聞之類的圖書和文章，為陰謀論的傳播推波助瀾。因此，大衛·艾克那段所謂的「地球史上最震撼的訪談」視頻便在網絡上風傳開來，他的代表作《陰謀論》也於2014年初在內地翻譯出版發行。

誠然，當今的世界尤為崇尚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即便是已被科學證明是虛構偽造的東西，也會有人拜聆，有人信奉。但是，有陰謀製造者，就有陰謀粉碎者。早在陰謀論濫觴時，就有許多中外學者予以駁斥。2013年初，內地曾出版過一部長達340多頁的《揭秘有史以來動盪世界的「超級陰謀」》的論著，系統揭露了包括大衛·艾克在內的一系列陰謀家所炮製的各種陰謀。

喬治·奧維爾曾經說過，「人們只有在未來和自己所希望的相吻合時，才能夠預測未來，而那些最為明顯的事實，在不受歡迎之時將會被忽視」。作為一個身心健全的人，你可以欣賞那些所謂的新發現、新思維，但更應該相信自己，相信科學。與其讓那些荒誕不經的說法在你腦海中肆虐，不如回歸歷史與現實，回歸自己的本心。陰謀論與反陰謀論的觀點孰是孰非，不妨在看了各種不同的見解之後，用自己的良知良能去深入體悟一番：我們果真是存在一個被無處不在且無法擺脫的迷局和恐怖所籠罩著的世界之中嗎？

字
裡
行
間

■文：黃仲鳴

不是吹毛求疵的書

李白有首叫《靜夜思》的五言絕句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小學時候，老師和坊間一些唐詩解說、導讀的書，均將「床」當作「眠床」解。所以我一直懷疑李白的邏輯有誤，坐在床上舉頭，如何看到明月？莫非床上之屋頂破了個大洞？

後來看了一些學者的考證，才知古時之「床」還解作「寢」，又可作「井上圍欄」解。作「井欄」解，那就通了。李白靜夜於逆旅，後園井旁，踏着清輝，便可作「舉頭」、「低頭」之詠嘆矣。

古代詩詞，不少為人誤讀誤解，「床前明月光」只是千百例中之一例。有友知我對這方面有興趣，特借我一書《錯！錯！錯！一直被誤讀的經典古詩詞》（張港著，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二零一二年九月），厚厚一大冊，有二十六萬五千字，為歷代的名詩詞來了一個新解和訂正，實令我眼界大開。這書沒有提到《靜夜思》，無他，因為「所有的文章，都應該說別人沒有說過的話，否則即不是文章。這裡只說別人沒有說過的」，這是張港在序言〈我的詩詞觀〉中所說的話，即是他書中所有的文字都是原創的。

與「床前明月光」同樣膾炙人口的，是相傳魏·曹植受到已稱帝的兄長曹丕迫害，七步而成的一首詩：「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有些書將「相煎」解成「互相殘害」，「百度百科」就持此說。張港質疑道：「在詩中，豆是挨煮的，它沒有煮別人，怎能說互相？從詩義來說，曹植是受害者，他沒有加害哥哥，更不能說互相。」

這一說，倒說中要害，也是世間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所想不到的。原來「相」字有時是單指一方面的，並不是「互相」。《史記·陳涉世家》裡打長工的陳勝，站在田壟上對一起打工的人說：「苟富貴，毋相忘。」這「毋相忘」，是陳勝的許諾，非「互相」。由此我想起，「相思病」也可釋為只是一個人的「單思」？

張港引了許多詩詞例證，指「相煎」的「相」字「譯不得」。是否「譯不得」？查《漢語大詞典》「相」字條第三解：「表示一方對另一方有所為」，以此來釋「相煎」，對了！

另如張港釋「老驥伏櫪」的「伏」字，指「沒有看到具體解釋，多數不譯，譯也就是『低頭』、『俯首』，也有譯成『趴下』」，當然也不能譯成「倒伏」。那麼「伏」究竟指什麼？張港只釋「伏櫪」是「讓馬休養生息、養精蓄銳，是培育良馬的一種飼養方式。」對「伏」也是「譯不得」。其實，這個「伏」字應是「居」和「棲身」之意；「伏櫪」就是棲居於馬槽，引申為「養育」。

不過，這些小瑕疵並不影響此書的「原創」，也能令人循此而深入思考、研究；這書也如當頭棒喝，受棒者能立馬省悟：對呀！這些琅琅上口的經典毛病，我們怎麼沒看出來？

這書並非吹毛求疵。



■書中的詩詞訂正能令人深思，並循此而深入思考、研究。作者提供

詩
意
偶
拾

■文：楊天宏

詩記長思

無言銅鏡前，寂寞正銀釵。往年今日歡，婦常在君懷。君去人不在，愛人難捨開。年年斷腸處，清明分外哀。我願君作花，自身為青苔。七七能相會，重陽望即來。往事遣心懷，夜深淚即來。往事成追憶，惆悵心還待。飲茶不覺味，思茶引感慨。多少少年事，盡到心頭來。紅袖常把盞，齊眉又舉案。君身似苦提，妾心明鏡台。曾伴彩雲歸，當時明月在。青梅和竹馬，多年兩無猜。姻緣前生定，哪怕淚成排。欲語淚先流，又恐容顏改。淚若盡情流，相思會成災。無日不聽曲，梁祝和最愛。夢君必敬佛，也曾施錢財。常有詩詞去，陰陽隔如海。最怕你寂寞，最怕你孤單。歡顏如流水，只聞聲潺潺。有情成眷屬，此話是空言。還記拜堂時，高堂同喜愛。桃花共蝶舞，山盟錦書在。而今君已歿，婦心無比哀。破鏡難重圓，發青還成材。雙雁生死情，好問同千載。古有孟姜女，惜君我願代。

亦
有
可
聞

■文：龔敏迪

趣讀《戒石銘》

《戒石銘》是舊時衙門飾物，戒石上的銘文為：「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清人趙翼的《陔餘叢考》提到，歐陽修的《集古錄》謂戒石起於唐明皇。趙翼認為那就是唐明皇的《賜諸州刺史以題座右》詩，《北史》也有「何妥作《龍州刺史箴》，勒於州門外」的記載。除了刻在石上的，《文心雕龍》說：「漢揚雄有卿、尹、州、牧箴二十五篇，崔駰、胡廣又補綴為《百官箴》。」告誡官吏的文字，不僅多而且歷史悠久。出土的睡虎地秦簡，就已經有頒布於秦始皇二十五年的《為吏之道》，一開首就是：「凡為吏之道，必精潔（潔）正直，慎謹堅固，審悉毋私」，還要求他們「臨材（財）見利，不取句（苟）富。」不過只有宋太宗的這個十六字《戒石銘》，一直沿用了清朝，而且日本桃園天皇寬延二年（1749年），福島縣二本松藩王丹羽高寬，還將它刻於該市霞城公園內一塊巨石上，用以告誡其藩政官員。

趙翼認為它始於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就是《宋史》中最早提到的《外官戒諭辭》，一般置於「郡縣廳事之南」的碑亭中。張端義的《貴耳集》也有「宋哲宗書《戒石銘》賜郡國」的記載。到了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宋高宗又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賜郡縣，「命長吏刻之亭石」。改朝換代後的元明清，沒了大不敬的顧慮，於是多將戒石移到大堂前的甬道上，《浙西通志》就有「至元皇慶間，重修會稽縣公署……甬道南為戒石亭」的記載，明郎瑛也說：「本朝立於甬道也。」內容上，元代的「浙西別有四句：『天有昭鑒，國有明法……』」是錢塘官員徐瑛的創作，明永樂十二年，曹端對將要上任西安府同知的學生郭晟說，「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官至戶部尚書的年富用其義刻碑「公生明，廉生威」於泰安府衙，於是明朝的《戒石銘》正面開始多了「公生明」幾個字。

宋高宗說：「因思異時所過郡縣，戒石多置欄檻，飾以花木」，那是置於廳事之南庭中的，後來移到了甬道上，雖然不能裝作沒看見，但卻是很礙手礙腳的。所以俞樾說「或惡其中立，出入必須旁行，意欲去之而不敢擅動，欲駕言棄於上台，又難措詞」，於是「今則無不易以牌坊，無復有立石者」。不僅如此，《魏牘關評》還說有人在每句下各添一句，成了：「爾俸爾祿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轉吃轉肥。下民易虐來的便着，上天難欺他又怎知？」就是秦始皇那樣的高壓政策，也杜絕不了官員的貪腐。秦以後，官員的腐敗一直是個歷久彌新的沉重話題，於是就產生這個有趣的《戒石銘》現象。

《戒石銘》源於孟昶的《頌令箴》，宋太宗省略了其開篇標榜自己「旰衣宵食」的勤政，和「言之令長」，要求官吏對民仁慈的告誡，和及時賞罰的承諾。其實這些內容確實也沒人要聽。孟昶還一連用了四個典故。一個出自《後漢書》，「中牟令魯恭德政所化，蝗不入境；野雞不避人；童子有仁心。」這都不甚可信。第二是「道在七絲」，說的是宓子賤治理單父的故事。他每天彈七弦之琴取樂，卻把單父治理得很好。巫馬期治理單父，每天從早到晚，事事親為才把單父治理好。宓子賤告訴他說：「我的辦法是憑藉單父的力量，當然安逸，而你的勞苦是因為只靠一己之力。」不過，宓子賤事先設計好了讓國君答應不干涉他發揮才幹，才是關鍵所在。第三是「驅雞為理」，出自荀悅的《中鑒》，講的是要像孺子驅雞回窩那樣，要因勢利導。這是為政的基本常識，不足多言。最後為「留犢為規」，是東漢末壽春縣令時苗帶牛上任的故事，他不願做曹魏的官而離任時，牛已經生了牛犢，他說「來時無犢，歸時亦同」，於是把牛犢留了下來。這種特立獨行的清廉，一般人是學不來的。

宋太宗的省略，可謂言簡意賅。只可惜這與其說是在告誡官吏們，倒不如說是給百姓們看，以為皇帝多麼體恤他們，而且在爭搶民膏民脂的同時，撇清了自己的責任。

豆
棚
閒
話

■文：青 絲

燒仙草

夏日街頭賣飲品的小店，是「顏值」最高的地方。身穿漂亮衣裙、打着陽傘往來閒逛的姑娘，走累了，會就近找個地方歇歇腳，喝一杯冰凍飲品，與友人分享掃街收穫以及血拚心得。在這種場合，燒仙草的魅力是無法抵擋的，一杯在手，清涼解渴消暑之外，不經意流露出的情調消費氣息，也會給人一種正在享受自然主義生活的心理暗示。

其實在寒風凜冽的冬天，行人手持一杯滾熱的燒仙草邊走邊吃的場景，也不少見。但是，燒仙草之所以能成為夏季人氣飲品，自有它的道理。夏日炎炎，許多女性為了展現自然之美，對於能夠清潤美容的食物尤為青睞，燒仙草被認為有清涼解熱、去火滋潤的功用，被奉為養顏除痘聖品。不少女性是懷着一種虔誠的心態去品嚐、去消費，將其當作夏日美食福利。而且，與一般清火食物苦得令人心懼不同，燒仙草淡雅的清香，膠凍的口感，經過冰凍以後，在揮汗如雨的夏日裡產生了迷人的效應，就像傳說中具有特殊效力的仙草，可於瞬間激發出生活的詩性。

燒仙草是從台灣傳過來的甜點飲品，與流行於各地的涼粉差不多。都是取一種生長在田畦窪地、狀似莧菜的「涼粉草」，以莖葉揉搓取汁，熬煮時加入澱粉，冷卻後就凝結成了黑色的凍狀物。不過，燒仙草為了標榜自身的獨特趣味，與涼粉區別開來，常會與花生、紅豆、西米、薏仁、芋圓等同發售。吃起來既有涼粉絲滑的感受，又有其他佐料於舌尖的豐富演繹，由此在口感和味道上形成了質的飛躍，且以一種「小清新」路線營銷著小資風情，成為近年風靡各地的清涼食品。

燒仙草是否好吃，在於一個「燒」字，即新鮮熬製調配出來的仙草凍，口感才會Q彈爽滑。也有商家為了迎合今人的速食特性，做出便捷易攜的快餐式燒仙草，密封包裝，一經沖泡即可取食。但這種速食燒仙草，甜味有餘，絲滑不足，很難征服知味的食客。一些做燒仙草出名的飲品店，為了讓食客吃得放心，很有自信地在灶間開一扇玻璃窗，食客於店內可以看到工作人員怎樣揉搓仙草，又熬煮濃稠，凝結成凍。以最具說服力的手工儀典，作為廣告敘事。



■燒仙草常會與紅豆、西米、薏仁、芋圓等同發售。

■網上圖片